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



少年维特的烦恼



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德]歌德著

杨武能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SHAONIAN WEITE DE FANNAO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 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著
杨武能译

SHAONIAN WEITE DE FANNAO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歌德(Goethe, J. W. V.)著;
杨武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1
(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ISBN 978-7-5411-2478-5

I. 少... II. ①歌... ②杨... III. 书信体小说—德
国—近代 IV. I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 第140778号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 德 著 杨武能 译

SHAO NIAN WEITE DE FANNAO 译者肖像画 程丛林

策 划	黄立新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李 霞
整体设计	邹小工 魏 蔚 孙文茜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冯 琳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www. scwys. com
防 盗 版	(028) 86697071 86697083
举 报 电 话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239mm×169mm
印 张	10. 25
字 数	177千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478-5
定 价	16. 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259301

《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总序

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生涯，译作先后得到北京人民文学、南京译林、桂林漓江和北京燕山等诸多出版社青睐，直至享誉业界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些年一举推出《杨武能译文集》，使我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还活跃于译坛更有幸出版十卷以上个人大型译文集的第一位翻译工作者。为此，诚如译文集总序所说，我真感谢上述大量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真感谢各个时期给予我教诲、帮助和关怀的师长、同道和亲友，真感谢确确实实应该称做“衣食父母”的亿万读者！

可叹“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可恶可恨的中国魔咒，也不幸而有幸地，在我应验在了区区身上！不过到底出现了转机，“墙内”的出版家最终还是嗅到了我，于是有了这套《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顾名思义，这套书的着重点在“精”，不像《杨武能译文集》似的在大在全，在系统性和学术性；而且精的不应只是选材——也就是只选收名著中的名著、经典中的经典，只选收我本人最为广大读者喜爱和认可的译作，还有设计、装帧、插图等等，也要力争做到精美。

还有一点不同于《杨武能译文集》，这套书准备陆续推出，计划两三年内出齐。倒并非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选题规划的限制，而是想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并使其能够从容选购。

我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和译介，译作数量很多，尤感自慰的是所译均系德语文学的经典、杰作，译作广受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德语文学堪称思想者的文学，丰富多彩、深邃、耐读又好看的文学，翻译它的经典、杰作，翻译这些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作品，我如同经历了一次次精神远游——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的远游，体验到了艺术创造的巨大乐趣。亲爱的读者，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共同完成这一艺术创造，来分享这一精神远游的无比快乐！

这套书适当地加了导读、序跋、附录和图片，以提高读者阅读的兴味，帮助读者更好地达到“远游”的目的。这套书的译者、编者力争把书出得尽可能精美，并且有精益求精、不断改进的准备，因此十分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视译作如自己孩子的笔者而言，它们能受到同道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的喜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快慰。

杨武能

2006年10月 于川大竹林村远望楼

目 次

CONTENTS

第一编	9
第二编	69
编者致读者	110
译后记	145
我译《维特》	155
歌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162



关于可怜的维特的故事，凡是我能找到的，我都努力搜集起来，呈献在诸位面前了；我知道，诸位是会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品格，诸位定将产生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诸位都不免一洒自己的同情泪。

而你，正感受着与他同样烦恼的善良人啊，就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并让这本薄薄的小书做你的朋友吧，要是你由于命运的不济或自身的过错，已不可能有更知己的人的话。

1 第一编

SHAONIAN WEITE DE FANNAO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多高兴啊，我终于走了！好朋友，人心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我离开了你，离开了自己相爱相亲、朝夕不舍的人，竟然会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命运偏偏让我结识了另外几个人，不正是为了来扰乱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蕾奥诺莱！但我是没有错的。她妹妹的非凡魅力令我赏心悦目，却使她可怜的心中产生了痛苦，这难道怪得着我？然而——我就真的完全没有错吗？难道我不曾助长她的感情？难道当她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时，我不曾沾沾自喜，并和大家一起拿这原本不可笑的事情来取笑她么？难道我……唉，这人啊，真是一种惯会自怨自责的怪物！而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改弦更张，决不再像已往那样，总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痛苦拿来反复咀嚼回味，而要乐享眼前，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是的，好朋友，诚如你所说：人们要是不这么没完没了地运用想象力去唤起昔日痛苦的回忆——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把人造成这个样子——，而是多多考虑考虑如何挨过眼前的话，人间的痛苦本来就会少一些的。

劳驾告诉我母亲，我将尽力料理好她那件事，并尽快回信给她。我已见过我姑妈了，发现她远非我们在家所讲的那个刁婆子，而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夫人。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对于扣下一部分遗产未分的不满；她则对我说明了这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原因，以及要在什么条件下，她才准备全部交出来，也就是说比我们要求的还多……简单讲，我现在还不想具体谈什么；请转告我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好朋友，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至少可以肯定，后两者要罕见一些。

再就是我在此间非常愉快。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岑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还有眼前的大好春光，它的温暖已充满我这颗时常寒栗的

心。每一株树，每一排篱笆上，都是繁花盛开；人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去尽情地吸露吮蜜。

城市本身并不舒适，四郊的自然环境却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才打动了已故的M伯爵，把他的花园建在一座小丘上。类似的小丘在城外交错纵横，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丘与丘之间还构成一道道幽静宜人的山谷。花园布局单纯，一进门便可感觉出绘制蓝图的并非某位高明的园艺家，而是一颗渴望独享幽寂的敏感的心。对于这座废园的故主人，我在那间业已破败的小亭中洒下了不少追怀的眼泪；这小亭子是他生前最爱待的地方，如今也成了我流连忘返的所在。不久我便会成为这花园的主人；没几天工夫看园人已对我产生好感，再说我搬进去也亏待不了他。

五月十日

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着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所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友，我完全沉湎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结果我的艺术便荒废了。眼下我无法作画，哪怕一笔也不成；尽管如此，我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配称一个伟大的画家。每当我周围的可爱山谷霞气蒸腾，杲杲的太阳悬挂在林梢，将它的光芒这儿那儿地偷射进幽暗密林的圣地来时，我便躺卧在飞泉侧畔的茂草里，紧贴地面观察那千百种小草，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将我们托付于永恒欢乐海洋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嘘息，我的朋友！随后，每当我的视野变得朦胧，周围



歌德画像

的世界和整个天空都像我爱人的形象似的安息在我心中时，我便常常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呵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正如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啊！——我的朋友！——然而我真去做时却会招致毁灭，我将在壮丽自然的威力底下命断魂销。

五月十二日

不知是附近一带有愚弄人的精灵呢，还是我自己异想天开，竟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如乐园中一般美好。就在城外不远有一口井，我真像人鱼美露西娜^①和她的姊妹似的迷上了它。——下了一座小丘，来到一顶凉棚前，再走下二十步石阶，便可见大理石岩缝中涌出一泓清澈的泉水。那绕井而筑的矮墙，那浓荫匝地的大树，那井泉周围的清涼，这一切都有一股诱人的力量，令人怦然心悸。我没有一天不去那儿坐上个把小时。常有城里的姑娘们来打水，这是一种最平凡又最必要的工作，古时候连公主们也亲自做过的。每当我坐在那儿，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便活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老祖宗们全聚在井泉边，会友的会友，联姻的联姻；而在井泉四周的空中，却飞舞着无数善良的精灵。啊，谁若无此同感，谁就必定从不曾在夏日的长途跋涉后，把令人神怡气爽的清泉啜饮。

①美露西娜是法国民间传说中的美人鱼。她的故事后来流传到德国，收进了民间故事书中。

五月十三日

你问需不需要寄书给我？——好朋友，我求你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别再拿它们来烦扰我吧。我不愿意再被指导，被鼓舞，被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已够不平静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而我的荷马^①，就是一首很长很长的催眠曲。为了使自己沸腾的血液冷却下来，我常常轻哼这支曲子；要知道你还不曾见过任何东西，像我这颗心似的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哟，我的爱友！关于这点我对你无须解释；你不是已无数次地见过我从忧郁一变而为喜悦，从感伤一变而为兴奋，因而担惊受怕过么？我自己也把我这颗心当做一个生病的孩子，对他有求必应。别把这话讲出去，传开了有人会骂我的。

五月十五日

本地的老乡们已经认识我，喜欢我，特别是那班孩子们。起初，我去接近他们，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中有几个还当我是拿他们开心，便想粗暴地打发我走。我并不气恼；相反只对一个我已多次发现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体会：就是某些稍有地位的人，总对老百姓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失去什么来着；同时又有一些轻薄仔和捣蛋鬼，跑来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骨子里却想叫穷百姓更好地尝尝他们那傲慢的滋味。

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认为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

^①荷马，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盲诗人，他的作品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特读的是后者。

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最近我去井边，碰到一个年轻使女，见她把自己的水瓮搁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正在那儿东瞅瞅，西望望；等着同伴来帮助她把水瓮顶到头上去。我走下台阶，望着她。

“要我帮助你吗，姑娘？”我问。

她顿时满脸通红。

“噢不，先生！”她道。

“别客气！”

她放正头上的垫环，我便帮她顶好水瓮。她道过谢，登上台阶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已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但能做伴的朋友却还一个没交上。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们那么多人都喜欢我，愿意与我亲近；而唯其如此，我又为我们只能同走一小段路而感到难过。你要是问这儿的人怎么样，我只能回答：跟到处一样！人类嘛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多数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忙忙碌碌，花去大部分时间；剩下一点点余暇却使他们犯起愁来，非想方设法打发掉不可。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啊！

此地的人倒挺善良！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共享人类还保留下来的一些欢乐，或围坐在一桌丰盛的筵席前开怀畅饮，纵情谈笑，或及时举行一次郊游、一次舞会。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心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只可惜偶尔我不免想起，我身上还有许多其他能力未能发挥，正在发霉衰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唉，一想到这一点，我的整个心就缩紧了。——可有什么办法！

遭人误解，这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

可叹啊，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去世！可叹啊，我曾与她相识！——我真想说：“你是个傻瓜！你追求着在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可是，我确曾有过她，感到过她的心，她的伟大的灵魂；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仿佛也增加了价值，因为我成了我所能成为的最充实的人。仁慈的主啊！那时难道有我心灵中的任何一种能力不曾发挥么？我在她面前，不是能把我的心用以拥抱宇宙的奇异情感，整个儿抒发出来么？我与她的交往，不就是一幅不断用柔情、睿智、戏谑等等织成的锦缎么？这一切上面，全留下了天才的印记呀！可而今！——唉，她先我而生，也先我而去。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那坚定的意志，不会忘记她那非凡的耐性。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叫V的青年，为人坦率，模样儿长得也挺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说还不以才子自居，却总以为比别人多几分学问。我从一些事情上感觉出，他人倒勤奋，一句话，也有相当知识吧。当他听说我会画画，还懂希腊文——这在此间可算两大奇技——，便跑来找我，把他渊博的学识一股脑儿抖搂了出来，从巴托^①谈到伍德^②，从德·俾勒^③谈到温克尔曼^④，并要我相信他已把苏尔泽^⑤的《原理》的第一卷通读过一遍，他还收藏有一部海纳^⑥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呢。对他的话我未置一词。

我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男子，是侯爵在本城的总管，为人忠厚坦诚。据说，谁要看见他和他的几个孩子在一块儿，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尤其对他的大女儿，人家更是赞不绝口。他已邀请我上他家去，我也打算尽早前往拜访。他住在侯爵的猎庄上，离城约一个半小时路程；自妻子亡故以后，他住在城里和法院里都心头难受，便获准迁到猎庄去了。

此外，我还碰着几个怪人，一举一动都叫你受不了，尤其是他们的那股子亲热劲儿。

① 巴托（Abbé Charles Batteux, 1713—1780），法国美学家，法国艺术哲学的奠基人。

② 伍德（Robert Wood, 1716—1771），英国著名荷马研究家。

③ 德·俾勒（Roger de Piles, 1635—1709），法国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④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古代艺术史家。

⑤ 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瑞士美学家。

⑥ 海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